

虚 构

一只流浪猫的故事

文 | 余薇薇

我还未醒，便听到母亲在窗外叫喊：“清早，把这些个剩饭弄得到处都是，烦死了。”我睡眼朦胧地掀开被子，起身扒开窗帘往门口望去。只见满地狼藉，破掉的黑色垃圾袋静静地躺着，昨晚吃剩的饭渣子粘腻地摊开。

母亲边抱怨边提着扫帚向门口走去，我拿着水桶过去将地板冲洗干净，心中也暗恨着可恶的老鼠，若是让我抓住它，一定给它好颜色。

晚饭后，母亲将厨房垃圾打包好放在门口。我沉浸在书桌前阅读。“沙沙沙……嘶……”窗外传来的怪声打乱了我的陶醉，我猛地往外一瞥，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扒拉着门口的垃圾袋。

“妈！妈！又有老鼠来吃剩饭了！”我焦急地呼喊着母亲，一面向门口跑去。开门一看，那团东西还在撕咬着袋子。一个棍子突地向垃圾袋中舞去。“呜！”一声悲鸣，妈妈拿着擀面杖，手电的光打过来，这时，我们才看清，这不是老鼠，却是只黑不溜秋的长尾巴猫，它深黄色的眼在黑暗中闪了一下，便夹着尾巴一头钻进旁边的草丛里，再也未见它的影子。

“竟是一只该死的猫，还好这次没捉住它，倒冤枉了老鼠呢！下次看它还敢不敢来刨垃圾了。”母亲悻悻地说，转身解恨地回屋里去了。我将垃圾袋套好，“活该这黑猫挨了一棒，实在是可恶。”我暗暗地想着，回屋里去了。

深夜，雷霆震响，“轰！”的一声，我被吓醒，只听见哗哗的雨声狠狠砸向地面。醒后久久无法入睡，便打开窗帘观雨，宁静地望着雨水嗒嗒地撞在玻璃上，再带着小尾巴向下凝聚，滑落。余光随雨水向下移，一惊。窗台边竟趴着傍晚那只黑猫。

黑猫躲在我的窗檐下，“大概是为了避雨，下了这么大的雨，总不能赶它走吧。”我想着，又将窗帘给带上，一头倒在床上。说来也奇怪，很快我便沉沉睡去，格外香甜。窗帘缝中一道闪电劈下，白光中，黑猫直立地坐着，晶亮的瞳孔一闪。

意识迷蒙中，我睁开眼，好奇的视角，四处都是黑漆漆，轮胎怎么会这么大？旁边传来撕咬的声音，一只猫奄奄一息倒在路边，我感到异常的难过，我想过去帮它，我站起身来，一跌，我手怎么？不对，我有四只手？确切来说，是猫爪子。随后传来浑身疼痛，我哀叫，但从我嗓子里传出来的声音竟变成喵呜声。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一辆面包车的底下，我躲藏在这里无力地蠕动着四肢。

我无法辨清这是梦，抑或是现实，这真的太过真实，我怎么会变成一只猫？就在这时，那只躺在路边的猫和我的相同花色的猫，彻底没了动静，一个男人的声音传过来：“死猫，叫你偷吃。”又是一脚，狠狠踢在黑猫早已经没生命的躯体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莫大的悲痛从我心中传来，好像是一种失去母亲的悲伤。

眼前一黑，缓缓明亮起来。一个小孩的手握着我的身体，我嘴里好像在吃什么米糊糊。我抬头看清楚后，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我似乎是藏在一个纸箱里，几片纸巾盖着我的肚皮。喂完后，她走了，我一个人（确切来说一只小猫）在纸

箱里睡着，灯光十分温暖，我竟有些享受。小女孩每天都会找我玩，而我只能“喵”地回应她。我习惯了这种躺平的生活，但幸福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，纸箱上的破布被揭开，我以为是小女孩，欣喜地等着她稚嫩的小手伸进来将我抱出去。但这次与往常不同，是一只宽大有力的手，用力将我揪出去。小女孩在旁边哭得撕心裂肺，“妈妈，你不要把它丢掉，求求你了！”她高呼着。但女人捏着我向门外走去，一扔，把门带上，门里传来女人的责骂声。我慢慢地沿着路爬着，好像是一种失去家园的无奈。

眼前又是一黑，再睁眼时，我感觉自己比以前有力许多。我一边走一边舔着雨水，水中映出一只大黑猫的脸，灿黄色的瞳孔亮闪闪的。我的体格变大了一些。旁边的男人手中拿着烤肠，一个踉跄，手没拿稳，连带着竹签，一同落在地上，男人生气地踩了一脚，愤愤走了。可在在我眼里这脏兮兮的东西却有极度的诱惑，我疯狂地奔去，享受地啃着烤肠，食物的饱腹感让我非常愉悦。

吃完后，我继续沿路走着，眼前是一个巨大的火车站，地边的公共食堂有种诱人的芬芳。我偷溜进去，厨房里，一侧的垃圾桶全是饭菜，我大口大口地吃着，肚子吃撑后，感觉有些冷，一侧的灶台底下铺着很多灰，我一头钻进去舒舒服服地趴着，困意袭来，在这温暖的炭火余温下睡去，感觉身旁越来越热，我睁开双眼，后背的灼烧感刺痛着，我才意识到炭火被点燃了。我惊慌失措地向灶台外奔去，满地打滚把火焰压熄。一个厨师拿着一把铲子看到我吓了一跳，“这里怎么有一只猫？”反应过来后，他拿着铲子向我靠近，我极端恐惧，他大喊“滚出去！”我在他的驱赶下撒腿就往外跑，一刻不停。人烟稀少了，我回头望向那若隐若现的火车站，好像有种受尽人嫌弃、讨厌的无助。

“快醒醒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”我又一次睁开眼，终于，谢天谢地，“这是我的房间？”我刚问出这个问题便遭到母亲的唠叨，“傻孩子，不是你的房间是谁的，真怪。”母亲叠着我的被子，“都中午两点了，还不起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”我一看窗外，明艳艳的太阳，阳光透过玻璃映在我的床上。

“妈妈，那只黑猫呢？”我反应过来后焦急地询问。母亲看我心急如焚，“客厅呢，今早我见它浑身湿漉漉的，还以为死了，抱进来才看见它有两块地方没有毛，丑死了，我最讨厌了，就喂了点东西，等它好点了，赶紧把它送出去。”听到妈妈说完，我如释重负地一笑，母亲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。
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后来小黑猫也没有被母亲赶走，而我已经将它喂得圆滚滚的，一天有使不完的劲了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2 班学生)

美 文

风在跳舞

文 | 王彩云

道红墙，来到紫禁城。

红墙之内，仿佛与世隔绝。宫女们来回奔走，手里端着进贡的酒食，不停地送进送出。后宫端进的水盆，出来时水面上漂浮着胭脂膏水——欢乐的夜如流水般逝去，这样的场景，数不胜数。连风也沉沦其中，直到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，天变了，世道变了，风的舞蹈也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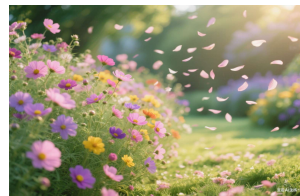
风沉重的舞步，随时代的变迁而愈发艰难。鸦片侵蚀着人们的身体，而世人竟沉溺其中，举目望去，强健的躯体下空无灵魂，眼神冰冷空洞，思想的枷锁早已深入骨髓。连风也疲倦了。风见证了历史上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，见证了被侵略的土地越来越多：金银珠宝、精美陶瓷落入侵略者手中；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曾经辉煌的圆明园化为焦土。风想去阻止，却不想反而助长了火势——火光照亮夜空，照亮大地，也照亮了侵略者猖狂的笑容。火在舞动，风也在舞动，此刻的风，舞步深沉，满是悲怆。

时间会给出成就的证明，风

也会将历史的回音回荡在耳畔、刻入心底。如今的风在跳舞，不再深沉，不再悲伤，不再受屈辱。它是轻盈的，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。我们要做那一股跳舞的风，让祖国更强大。从改革开放至今，祖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：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，“墨子”“嫦娥”等卫星相继升空。我国科技工作者黄令仪院士曾言：“我的努力，就是为了在祖国大地上匍匐前行，为祖国洗去耻辱。”

风为我们带来历史的回音。风在历史中起舞，用舞蹈诠释着中国。我们是新时代的风，是充满朝气与蓬勃力量的风。我们要编排好自己的舞蹈，夯实舞蹈功底，脚踏实地，为成为下一任历史的舞者做好充足准备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12 班学生)



“损友”们的礼物

文 | 王建成

我喝冰镇汽水，毛毛说要送我本新武侠……他们该不会忘了？”

阳光透过纱窗晒得后背发烫，我蜷在客厅地板上，满脑子都是他们的声音：

“承坚，明天考完试去钓鱼不？我爹新买的鱼竿可趁手！”

“拉倒吧，钓鱼多没劲，咱俩去操场踢足球，我当C罗你当梅西！”

“都别吵，来我家看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，我爹刚淘的正版！”

“承坚……承坚……”

我闭紧眼，喉咙像塞了团棉花。原来“损友”这俩字，拆开了全是“在乎”。

再睁眼时，后颈被人不轻不重拍了下。我迷迷糊糊抬头，老班的地中海在眼前晃：“行啊你，毕业了还在教室补课？要是那三个也在，我高低得请你喝办公室的茶，管够。”他揉了揉发际线，递来个档案袋，“最后一次差遣你——帮我把你那三个损友的毕业证捎上，他们说下午来不了。”

我提着档案袋跟在老班后头，脚步像灌了铅。老班走到办公室门口突然转身：“对了，生日快乐啊。”我机械地说“谢谢”，心里更堵了——连老班都记得，他们

“吱呀——”

门推开的刹那，我差点把档案袋砸在地上。办公室挤得像捅了马蜂窝，全班同学都在！最前头



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天刚亮我就爬起来，特意把校服领口理得整整齐齐，提前半小时冲进教室——我得赶在损友们前头坐定，好第一个截住他们的“毒舌祝福”。

会是谁先杀过来？药水哥总爱晃着保温杯念叨“养生”，吉吉保准踩着上课铃冲进来，校服拉链永远崩到肚脐；毛毛更绝，书包里总塞着本卷边的《天龙八部》，见人就“少侠且慢”。我们四个在班里干过的糗事能写半本《班级轶事》，连老班都笑称我们是“四大活宝”，说我们“形影不离得像块口香糖”。想到这儿我忍不住抿嘴笑，可往教室门口瞄了十几次，那三个影子咋还没出现？

“生日快乐！祝你又老一岁喽！”

我猛地直起腰，脖子转得咔咔响——结果只看见前座女生捧着奶茶，和同桌凑在一块儿拆礼物。她们抬头冲我笑，我干巴巴回了句“谢谢”，又瘫回椅子上，盯着窗外梧桐树发呆。蝉鸣裹着热浪往教室里钻，我盯着钟表秒针转了八十圈，直到放学铃炸响，也没等到那句想听的“生日快乐”。

中午回家，我蹲在水池前发愣。水面映出张皱巴巴的脸，像被揉过的草稿纸。“我明明在班会课说过今天生日啊……”我对着水池嘟囔，“药水哥还拍着胸脯说‘绝对给你整大的’，吉吉说要请

的药水哥举着半块奶油蛋糕，吉吉手里还滴着汽水，毛毛的《天龙八部》歪在肩头——那仨家伙脸上挂着欠揍的笑，扯着嗓子喊：

“承坚！生日快乐！祝你又老一岁喽！”

“我就说他准绷不住！”吉吉乐得上气不接下气，“你蹲水池边嘀咕的样子，全被我拍下来了！”

“滚啊你！”我扑过去抢手机，却被药水哥举着蛋糕拦住，奶油糊了我半张脸。毛毛从书包里掏出本书，书皮上写着“赠承坚：愿少侠永远热血”——正是我念叨了半年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。

蝉鸣还在窗外闹，可这次我听见了好多声音：同学们的笑闹，老班的叹气（“我办公室的茶白准备了”），还有那三个损友凑在我耳边的“悄悄话”：“谁让你早上来得太早，我们买蛋糕都来不及！”原来最珍贵的礼物，从来不是奶茶和包装纸。是那三个家伙藏在“损”里的在乎，是全班挤在办公室里的热乎气，是老班假装不在意却悄悄记着的生日——

青春里，是永远不会缺席的“我们”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21 班学生)